

艾思奇著

論
讀
書

學習出版社版

目 錄

怎樣讀書才有興趣

..... 一

怎樣養成判斷力

..... 五

怎樣活用書本知識

..... 八

465353

怎樣讀書才會有興趣

答徐克林君

徐君的來信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大意是說，一般人現在都主張讀活書。死讀。怎樣才不算死讀呢？關於這一點，他看過林語堂先生的一篇論讀書的文章，受到了很大的影響，說「頭懸樑錐刺股」的讀法就是死讀，讀到頭昏腦痛還要讀的，也是死讀；要讀活書，這些方法都得拋到垃圾堆裡去，趁有興趣的時候才去讀它；什麼時候興趣完了，什麼時候丟下書本。但這樣一來就糟了。有許多書，人人都說值得讀，可是很難懂，一拿起來就要人頭昏，全然說不上興趣，不硬着頭皮死讀，實在一句也讀不下去，要硬着頭皮讀又恐怕違反讀書的原則；若要顧到興趣，不是許多好書也不必讀麼？是興趣要緊呢？還是讀書要緊呢？

我們由徐君所說的話看來，可以知道他是感覺到讀書和興趣簡直不能相容了。這就是說，要讀好的書，就得犧牲興趣，要有興趣，便不必讀好的書。但就讀者的利益來說，是不是兩種中可以犧牲了一種呢？要有益，當然不能讀壞的書，所以，選擇好的書，是要緊的，這一點決不能犧牲；那麼，犧牲興趣罷了！但是，興趣能使我們了解得更深刻，沒有興趣，讀後便容易忘記，即使不忘記，也不會應用，讀了等於不讀。這樣，興趣還不是一樣要緊麼？我們又怎能犧牲興趣呢？

林語堂先生叫我們注重興趣，他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倘若我們現在是二十七八歲的人，那麼我們一定記得六七歲時在私塾裡給八股先生教四書五經時所吃的苦頭。自己不懂而又毫無興趣，書，讀起來多麼無聊，這只要有私塾經驗的人就很明白的。即或你年歲小一點，沒有進



過私塾，一開始就進了所謂小國民學，一直到高級小學畢業，你仍然可以記得那學校裡定死了的那些功課，有很多對於你仍是枯燥無味，這些枯燥無味的功課，你除了爲應付考試而不得不暫時死記外，實在不想理它，一等考試過後，你便把它忘了。現今的教育只注重記憶，而不注重興趣，結果就像這些例子一樣，使讀書的人費力大而得益少，浪費許多精力。所以，就從節省精力上着想，爲要使讀書的效果增加，也不能不着重興趣的。

但同時要注意，我們注重興趣，是因爲它能幫助讀書的了解，我們只能以興趣幫助讀書，而不能讓興趣來支配了一切。讀書的時候，最要緊的還是書，選擇書的時候，不能單憑興趣，還是要找好的書，並且還要有計劃，有目的。如果讓興趣支配一切，有興趣的就讀，結果亂讀一大堆，讀破萬卷，得不到一點頭緒，這樣一來，讀書就好像僅只爲了興趣，爲了享樂，成爲興趣主義。讀書本來的意義和本來目的就失去了。於是，爲要保持讀書本來意義和目的，又不能不對我們的興趣加以節制，而要着重計劃和目的了。

說去說來，好像還是說兩者都要緊而同時兩者都不能相客。其實我們現在已達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說，讀書時，書的選擇和計劃是根本，而興趣只是一種幫助。所以，我們必須把選擇和計劃當做基礎，而在這基礎上創造興趣，切不可因爲個重興趣而毀壞了基礎，或忘記了基礎。

於是舊問題就回來了。不是剛才說過，好的書讀了會使人頭痛麼？只顧選擇好書，難道不會殺死了興趣嗎！

我們的答案是，我們已經說過必須由我們創造興趣而不能讓興趣來支配我們。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怎樣來創造興趣，或，到那裡去找興趣？然而，要解決這問題，就必須要研究興趣是

從那裡來嗎？我到了它的來路，我們才把它拖得出來。

興趣是從那來的呢？有的人或許會覺得這問題問得太突兀，他會說，「興趣從那裡來嗎？這簡單得很，就是從我的心裡發生的。我的心覺得有興趣，於是就發生興趣了！」有人還會把這話說得更書齷氣一點：「興趣」是跟着性靈來的，性靈所到的地方，便有「興趣」。這裡的「性靈」和前面的「心」是一樣的，不過說得更神秘一點。也就是更好聽一點。

但這種解答，只是不肯多加思索和多加研究的結果。這種解答是等於不會解答。興趣從心裡發生，這是當然的事，還用得着說嗎？如果僅僅以這解答為滿足，那麼，當我們問怎樣可以創造興趣的時候，我們只能答說：「等心裡自己發生好了，」「等性靈自己來好了，」然而性靈幾時來呢？我們不知道，於是只好拜倒在性靈神下，等他高興降臨的時候，我們才可以有興趣了。這結果，並不是創造興趣，而是崇拜興趣，讓興趣支配，還是興趣主義！

這種解答自然不能滿足我們的。這種解答並沒有找到興趣的來源，只在興趣本身上加了些花頭，加上了一圈神秘的幻影，反而妨害了人們的更深的研究。這種解答非常淺薄。它的推理只是這樣：興趣在人心裡，所以興趣是從人心裡發生的。這只要用一個例子來一比，就可以看出它的愚拙可笑的地方：例如，樹生在土上，所以樹是土裡生出來的。其實我們要知道，樹雖然在土上，却不是根本土裡生出來的，如果沒有種子，沒有適當的肥料，樹還是不會生出來的。同樣，興趣雖然在人的心中，如果沒有更根本的原因，也是不會平白無故地發生的。

那麼，發生興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我們的答覆是：興趣的發生，是由對於某件事物能有深切的關心或了解。自己不開心的事物當然沒有興趣，自己無論如何不了解的事物，也會使自已

頭痛。倘若能够了解了，便感到一種勝利似的歡悅，了解愈深切，歡悅的程度愈濃厚，這就是興趣。就普通一般說來，一個人最能够深切地關心和了解的東西，就是與他的生活利害和生活環境有關係的一切事物。所以，對於自己生活周圍的事情也最有興趣。讀書的時候，如果書的內容能被自己很清楚地了解了，或是那書的內容與自己的生活有關係時，就會引起興趣，譬如地理，本是很枯燥的，然而讀到與自己的鄉土有關的地方，興趣總會濃厚一些。

低級趣味的作品，有時很容易受一般人的歡迎，因為這些東西容易懂，讀起來不費力，所以一般人對它也容易有興趣，讀書時如果一任興趣的支配，就容易傾向低級趣味的讀物，而不能接近較好的讀物。所以，我們希望讀者們不要因為看過了林語堂先生的那論讀書的文章，就發生偏狹的誤解而成爲趣味崇拜主義者。趣味是要緊的，但趣味要由我們自己來創造，我們要創造新的趣味去適應好的讀物。創造的方法，就是努力去理解我們所應該讀的東西。而因爲自己的生活最容易理解的緣故，所以我們最好儘可能地常將書上的一切，拿來與自己周圍的事物相印證，換句話說，就是隨時把讀書和生活連繫起來，書籍的選擇，也最好盡量選擇能與自己的生活有關的作品。不過我們得要先聲明一點，就是創造趣味也是相當艱苦的事，因爲無論什麼好書，無論用什麼方法，也不會一拿到眼前來馬上就了解的，暫時間還是要忍耐些時的頭痛。然而，只要我們堅決的努力去了解那書，這頭痛的時候一定不會久的。忍受頭痛自然相當地要吃一點苦頭，但終於會了解，終於會發生興趣，也只有這樣，讀書的能力才終於會進步。要能够時時刻刻進步，必須時時刻刻打破阻礙，時時刻刻吃一點苦而又接着得一點樂趣。讀書應該像吃橄欖，先嘗够酸苦而後讓它回甜，不要像吃蜜糖一樣，一來就甜得令人作嘔。

怎樣養成判斷力

——答王錦心君——

關於怎樣養成判斷力的問題，來問的人實在不只王君一個。看過一本書後，不能辨別書中的內容是否正確，只覺得裡面所說的好像都有理，再看別一本書也是如此；這實在是最許多讀者的通病，也是他們自己覺得很難解決的問題。

在以前的讀書問答裡，我們寫過一篇「怎樣才不做書獃子」我們認為「不做書獃子，則讀書時候就不可犯兩種毛病，第一不要死讀，第二不要亂讀，看書後能融會，就不是死讀，看書有計劃，就不是亂讀，但這兩點之中，最要緊的仍是第一點，如果融會的能力不充分，那即使計劃多麼好，得益仍是非常微小。譬如吃東西，菜肴無論怎樣可口，裡面的滋養料無論怎樣豐富，如果胃的消化力根本衰弱，吃下去對於身體仍是沒有什麼益處。要想使吃下去的東西發揮充分的滋養力，第一件要緊的事就是要使胃腸強健，要想在讀書中得到真正的益處，首先就要注意融會的能力，要怎樣才能有融會的能力呢？答案不外就是，要有判斷力，要能辨別書中的正確與錯誤。

怎樣養成判斷力呢？我們首先要說一句。判斷力的養成，是要經過一定時期的磨練才能成功，決不會突然出現的。所以，讀者讀過了我們的這篇答覆以後，也決不會馬上由不能判斷的人一變而為有判斷力的人。這裡不過是要舉出幾點應注意的事項，也可以說是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使判斷力能在比較快的時期內養成。

第一，讀書時，自己心目中先要有標準，有目的。我們讀書，決不可單單因為人家說某本書好，自己就隨便拿來讀。究竟為什麼好？爲了什麼要讀那本書，自己一點也不明白。自己既然

不明白這些，讀起來當然就與自己漠不相關，讀時泛泛地滑過，讀後很容易地就忘記。這樣讀書，就讀成萬卷，自己也一無所得；所以，我們讀書，最好先立定一個問題，不論是生活方面或其他方面的問題，讀書時候，要注意着我這問題的解答。或者，當我們一本書到手時，在未讀之先，就要想想這本書內會包含着一些什麼問題，不管我們所想的正確不正確，總之，預先自己總要對於那本書定出一些問題來，預先有一個標準，讀的時候才不會書是書，自己是自己，一點也沒有關係。這樣，也才会有興趣。才會對於書有真正的關心。興趣和關心是融會的先決條件，這就好像吃飯，心裡不高興，消化力是不會旺盛的。

第二，對於書的內容要隨時有自己的判斷。讀者也許要問，判斷力還沒有養成之前，自己怎麼能判斷呢？這不很困難麼？其實我們要知道，凡是一個人，多少總能够有些判斷力的，不過，沒有訓練過的人，即有判斷力，也是很弱，也是很正確，但不管弱也好，錯誤也好，它總算是判斷。看慣了古文，來看白話文，覺得很俗，這可以說是一種判斷。但是，正確的判斷，都是由不正確的判斷，繼續改善而成。如果因為怕自己的判斷不正確，就不肯下判斷，結果就沒有東西可以改善，因此也就沒有能達到正確判斷的一天。所以，讀書的時候，要時時刻刻運用自己的思想，時時刻刻用自己的所想到的去與書中所說的對照，時時刻刻要想法和書上的話辯難，不可因為聽人家說是一本好書，便一字一句奉命惟謹地都要接受。除非覺得自己的判斷真的被書中的理由駁倒了，決不可囫圇吞棗地將書中的一切都吞下。有許多人讀了很多書，而判斷力仍一點沒有。這並不是他生來沒有判斷力，而是因為他不肯運用判斷力，不肯磨練它，矯正它，換一句話說，他們是中了「讀書不求甚解」的毒。讀的時候自己一點也不加思索，只空想着判斷力總有一天會

到來。其實自己若不去探求，是什麼也等不來的。「守株待兔」的舊話，想來讀者都知道的。

第三，前面說要定標準，要隨時運用判斷，那麼，怎樣定標準，怎樣判斷呢？提到這一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注意自己的現實生活了。因為我們的思想，是不能超出現實生活之外的，要定立讀書的標準，要運用判斷，都非在現實生活裡找材料和例證不可。沒有發育成人的兒童，你要叫他對於戀愛婚姻的事下判斷，是不可能的。同樣鎮天忙碌於生活的店員學徒，要叫他們去想火星上的事情，也是提不起興趣來的。讀書的時候，應該時時刻刻把書上的東西連繫在生活中的事件上。好在我們生活周圍的事件，也是非常豐富的，由裡面去尋找一些我們所要解答的問題，並且常常試着自己加以解答，然後用來和書上所解答的互相印證，看書上的是否比我們解答的更深刻，更正確。例如現在的世界恐慌，有的經濟學書上說有恢復的希望（如美國的景氣預言家 *Hughes*），有的認為這三期恐慌非到爆發成戰爭不可。然而是否有恢復的希望呢？我們生活周圍的一切事實和消息就是最好的證人。能夠看明白生活周圍的事實，那麼這兩種經濟學家的論調孰是孰非，是很容易判斷的。

有些人主張讀書要注重「性靈」，好像有了性靈，什麼事都可以判斷的樣子。其實這是一「上等」與我們的話。不經過磨練，判斷力決不會養成。沒有正確的判斷力，「性靈」也無從發生。把讀書與生活實踐連繫起來，才是讀書的正道。

怎樣活用書本知識

——答邱孝城君等——

近來社會上提倡讀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而一般人讀書的興趣也顯然增加了。讀書固然是好事，但我們希望，讀書的人不要僅僅在數量上增加，也要在質的方面有了改善才行。倘若一切讀書的人都愛上了低級趣味的讀物，或者只知道在書中去找「閒適」，琴消遣，那不如不提倡讀書還更好一點。可喜的是我們現在看見了許多的人都肯硬着頭皮去讀硬性書；他們努力要從書中去求得了解社會，了解世界，了解生活的知識，他們是抱着可愛的大獸子的蠻幹精神去讀書的。然而另一方面却又有一個大危險：因為他們是勇猛的獸子，肯硬碰，於是就有人要把他們的這種好處當做弱點來利用，叫他們去碰頑固的石頭，把無用的死書拿來給他們讀，甚至於在他們面前提倡讀古書讀經。讀者有時太熱心了，一上了鉤當，就全不知不覺地將最初希望了解世界，了解社會和生活的要求，忘得乾乾淨淨，無形中變成了前清時代型的書虫。這是多麼可怕多麼危險！好讀書的朋友，對於這一重危險是不能不小心規避的。

近來有好多讀者感到書本知識的活用很困難。據他們的經驗，說是讀了一本書以後，好像就僅僅是只知道這一本書，除了這書裡面所說的事情外，再也想不到與其他的事情有什麼關聯。讀書是爲要了解世界，了解社會和生活嗎？「但從何了解起呢？」他們不禁要這樣問了。接到了這樣的疑問，我們不能不先去探究它的原因。爲甚麼他們會感到困難呢？原因並不只一種，而其中的很重要的一個，就是上了硬碰的當，碰着了比石頭還硬的死書。這些書雖現實生活的社會太

達了，對於他們自己切身的以及周圍的問題，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書的本身已經是死的了，要叫他們活用簡直就無從活用起。想不困難，豈可以嗎？

所以當讀者懷疑到書本上的知識不能活用的時候，我們第一先就要問他：你的書選擇對了嗎？倘若你抱着的是一塊頑石，那麼事情就很明白，你得把它馬上丟去，另去找適合你的用途的書籍來閱讀。你不要因為饑荒太甚，希望拿觀音土來維持你的生命，那裡而根本就沒有滋養料，要求它能營養身體，是全然靠不住。倘或有慈善家用觀音土來施賑，也一點值不得感謝的。

要讀有價值的書，這是第一點。但是有了好書，是不是一切困難都解決了呢？當然還沒有。書的選擇，不過是打破第一重難關，不過要我們英把觀音土當做珍饈美味。但就是珍饈美味擺在面前了，還要看你的胃口會不會消化。事實上有好的食品而不知道怎樣消化的人，不是還多着嗎？而現在邱君所遇到的，也就是這一種困難。邱君已知道什麼是死書和什麼是活書，知道我活書來讀，然而他讀了活書，仍不能夠活用。他告訴我們他近來讀了一本哲學理論書的感想說：「硬着頭皮讀下一遍，字句倒很清楚，但是讀完毫無理解。舉的許多例子我也看懂了，說明的三大原則我也記得了，祇是一樣，毫不會用；除去書上舉的例證，就自己一個也舉不出來了。聽他說誰錯了於是我曉得誰錯了，若使我自己去批判誰怎樣錯法又毫無把握。」由這幾句話看來，可以知道邱君雖然讀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然而讀的結果是只能跟着書跑，書上怎樣就只知道怎樣。要把所讀的應用到社會生活的事件或其他書本以外的事件上去，都成了不可能的事。

現在開始答覆他的問題吧，邱君的信中第一點是告訴我們，他所讀的書，在書的本身他「都懂」了，只是不能應用。這裡先要研究的，就是他所謂的懂，是不是充分的懂。我們並不是說他

所謂的懂是假的，他說懂，自然真的有幾分懂。不過懂也有懂的程度。有的人僅僅是懂得表面的幾句話，有的人能懂得更深刻些。如果僅僅表面字句明白了，就以爲充分的懂，就以爲滿足，那是不對的。因爲能不能充分懂，對於能不能活用的問題是有很大關係的。懂得充分，也才能充分地活用，反之，不能活用，原因就是由於沒有充分的懂。所以，當讀者懷疑到書上的知識不能活用的時候，我們除了像前面問他的書是否活書之外，第二步就問他自己是否充分地懂。譬如邱君，我們由他的信中所說的看法，可以斷定他對所讀的書，懂雖然懂了，但還沒有透澈的懂。所謂懂得透澈，最少限度要做到這兩點：「第一不能單單把字句唸懂，對於字句裡包含的意義却含混不明。」字句倒很清楚，但是讀完毫無理解，「這正是不透澈的一個明證。譬如否定之否定的法則，在字面上說起來，是很容易明白的。一個否定就是一個變化，這有什麼不能懂，有什麼不容易通呢？然而如果你單以這個爲滿足，就要發生很大的誤解。例如「麥是被人吃了」，這是一個變化，於是就以爲也是一個否定。殊不知所謂否定，它的意義並不是指這種外部的變化，而是指一種事物自身內部矛盾的發展所引起的變化。像麥子裡長出麥苗來，才算是否定，因爲這苗是麥子自身內部發展成的，單在字面上去了解，不注意那字裡所包含的意義，結果就是會這樣把人吃麥子也誤認作否定的。所以要懂得透澈，第一就不能僅僅把字句唸通就算，而要認認真真地將意義弄清楚。

第二單單弄清楚了意義還不够，再要進一步，對於書中前後所說的一切，要有連貫地加以把握，不要只注意了這一段，就將那一段的關聯完全忘記了，以致不能夠得到系統的了解。例如邱君就發過這樣一個疑問：「麥子被人吃了，固然不是否定，但是變化是有的。難道這變化的性質

是超辯證法的嗎？」在這種，他明明有這樣一個誤解：凡是辯證法的變化，一定都得要是「否定」才行，不是「否定」的變化，就一定是超辯證法的。他這裡明明是把注意力過分地集中在否定兩個字上去了，以為否定的變化就是辯證法的全都忘記了肯定只是個環，此外還有種種變化，如漸變量變之類，也是包括在辯證法裡面，而且連在他所讀的書的另外地方說到的。只因為他不能夠將此地的否定和另外地方的其他變化聯繫地把握和貫貫地理解，所以單就書本身來說，他能夠了解大吃麥子不是否定，固然很正確，然而爲了注意否定却忽略了其他一切，這就是不透澈，這就引起了誤解。

把字句包含的意義弄清楚，並且前後貫貫地有了整個的了解，這才可以說是透澈，然而透澈也還僅只限於書本子上，我們現在要解答的問題就是要活用到書本子上以外，在書本子上所解到透澈了，就可以活用了嗎？可是可以說不過這所謂的「可以」還只算是有了準備，還沒有準備自然不能實用，然而有了準備，也要實行起來，也還要再有些點適當的方法，有沒有適當的方法去實現，那準備也就是白白的準備。

要把透澈了的書本知識實際活用起來，還要有什麼樣適當的方法呢？第一要決意不要把書上所書寫的東西造成了個頑固的成見，不要以爲這書本上所說的「對」就是絕對無誤的，我們先得認定了，這書不過是「幫助」，幫助我們去認識實際，我們從這種所得的幫助去認識世界的記錄，但裡面並不贊成把眼睛上的「切」細說完盡，我們先要認識這「切」書，有甚麼的以外，世界出還有許多新的事情等待着我們去表現，所以我們只能把書本知識當做一種幫助或引導的工具，在時時刻刻準備着而且努力擴大書本知識的範圍，我們不能不這樣。

已關死在書本子裡，與書本知識適合的，固然要利用書本知識去解決，否則就要多費點力自己去分析，還是活用的初步方法。

其次，在應用的時候，我們也不能把書本上所說的當做死的公式，拿到所要研究的事物上去硬套。邱君說：「我們日常所遇見的事情，我就不會在其中發見辯證法的法則，拿公式硬朝下套，準得套錯了。」這種「套」法，真的，是「準得套錯了」的，我們也不贊成他這樣蠻幹！書本上所告訴我們的甚麼公式，我們只能把它當做一個模範的原則來應用。當我們要把它適用到一件事物上去的時候，不錯，這原則是不能忘記的，但我們更要緊的事情，是要先就那事物的本身去分析。譬如說對立的統一原則罷，我們不是要把空空的「對立統一」四個字加在那件事物上去却先得要分析那事物本身的種種要素，然後根據這原則，檢查這些要素中間是有着些什麼樣的對立情形。這樣運用，才可以很實際地了解這件事物的本身的對立，而不僅僅是個硬套上去的公式；譬如邱君說，「我們在學校裡是有化學實驗的，可是硫酸加鋅的變化是種什麼過程我就解釋不出，在這變化上是怎樣一種對立的鬥爭呢？」要想用對立統一的法則套在硫酸加鋅的變化上，自然是套不住的。但是，你先分析這個變化的內容吧，這裡的變化過程中，一方面鋅和硫酸中的酸根化合了，一方面硫酸裡有氫氣分解出來，在這一個過程中，就有化合和分解兩種相反的作用同時在進行，這不是對立的統一嗎？這不是很輕易地就「解釋」出來了麼？所以只要我們不要將公式看成一頂帽子，而把它當做一個分析的原則來應用，那就可以活用了。

怎 樣 自 我 學 習

郭沫若

夏衍等著

一千二百元

學習，應該先懂得一些學習

的方法而談學習方法談得最適當

的，當然是那些曾經在一項專門

學習中有很多實踐經驗的人，「

怎樣自我學習」這本書由郭沫若談學習政治，蕭

伯賢談學習歷史，郭沫若談學習文藝，潘梓年談

學習哲學，胡繩談讀書筆記，戈實權談怎樣認識

蘇聯文學，夏衍談戲劇與人生，林曠談學習大眾

語等等篇篇都是最恰當而實際的。

其實，這些文章也不只是「方法」，專門研究那

一行的人，談起來往往總是總結了他對那一行積

累研究的精華，作一個最豐富的概說，從而可以

認識某一種知識的面內容，知道那些方面或細目

需要進行學習，那些要點需要特別注意。這對於

一個開始學習的人是很重要的。

經濟學

薛暮橋

一千五百元

中國近幾年來雖然出版了許多經濟學的有名

著作，但適於初學研究的，現在還很缺乏。本書

正就這一需要出版，全書着重社會經濟的發展過

程，極力避免研究方法的學院化。為使內容中

國化，引證了許多中國例子，在農業方面，和

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特質方面，寫得更為精

闡詳細。

朝華書店

北平北新華街乙十四號

#52

644064

644064

學習